

说起北京会馆，很多人似乎并不陌生，也曾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过有某某会馆的牌子，然而如果要仔细深究一下这些会馆的历史和现状，很多人就不大清楚了。毕竟老北京会馆离当代人的生活似乎有些久远了。

前几年，偶然间的一次路过北京湖广会馆，让我为之心动，并由此迷上了老北京会馆的历史考察。从此在三年的时间里，我断断续续地探访了几十座北京会馆的遗存，这一系列的走访和调研，让我眼界大开。由此才知道，在北京的古都文化遗存里，不能缺少了会馆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印记，对如今为数不多的会馆遗存，亟需有关部门抢救式发掘、保护并合理利用，使古都北京的历史名片擦得更亮。

会馆在北京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

北京是名副其实的会馆之都。那么，为什么在明清时期，北京出现了如此多的会馆呢？

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乡情式团体。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。嘉靖、万历时期趋于兴盛，清代中期，会馆最多。这些会馆的建筑风格多吸取北京地方建筑特色，由多组四合院组合而成。每至佳节，各地旅京同乡齐集馆内祭祖敬贤，开展各种民间文化活动，并邀请戏班演出。会馆对于北京的城市建设、民俗风情、戏剧改革、民族融合、语言变革、餐饮发展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，其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。

这些分散在北京各个胡同里面的会馆，有的气势巍峨，气场很大。有的门面窄小，貌不惊人。据我所知，很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，都曾发生在会馆里。

如在南海会馆里，康有为在会馆撰写《上清帝书》，成立强学会，创办《中外纪闻》。甲午战争后，再撰《上清帝第二书》，促光绪皇帝下“明定国是诏”进行变法。谭嗣同在浏阳会馆里，撰写诗文和信，与朋友志士谈论维新。由于戊戌变法仅仅历经103天就惨遭失败，谭嗣同在这个会馆里被捕，于七天之后与另外四人林旭、刘光第、杨深秀、杨锐一同被杀害于近在咫尺的菜市口。

而在安徽会馆，更是诞生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两部不朽巨作《长生殿》《桃花扇》。此外，戊戌维新运动期间，强学会就设在这里。因此，安徽会馆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的策源地。

在湖广会馆，1912年8月，孙中山先生北上来到北京，京城各界人士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。湖广会馆还留下了张居正、纪晓岚、曾国藩、梁启超、章太炎及梨园泰斗谭鑫培、余叔岩、梅兰芳的足迹。在绍兴会馆，鲁迅在这里住了8年，写下了《狂人日记》《孔乙己》《药》等不朽名作，这里是诞生一代文豪的文学圣地。在

会馆遗存： 北京城不可或缺的历史底蕴

□主讲人：赵强 文/图



湖南会馆，1920年2月，毛泽东曾住在这里，在会馆的戏楼里召开了“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”，显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。

由此可见，会馆在中国的历史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，推动过北京的文化、经济、政治的发展。毛泽东、孙中山、鲁迅、沈从文、阿英、丁玲等都曾得益于会馆之助。

现有会馆留存不多越来越少

2007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《北京会馆资料集成》一书统计，自明永乐十三年（1415年）至1949年12月，在北京所建的会馆共计647处。除了上述的说法外，我还看到中国档案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《北京宣南会馆拾遗》一书介绍，据1949年北京市民政局的调查，北京有会馆391座，多数为清代所建。但据该书作者30年来的考察，仅宣武区会馆就多达996座。不过，不管这个数字相差有多悬殊，北京会馆遗存已所剩不多。今年初，《北京青年报》发表的对一名市政协委员的采访披露，现存会馆仅为57座，少数会馆仍被列入拆迁规划。

我在这3年里走访的30多座会馆中，发现这些会馆遗存基本都是废弛



或者是接近废墟状态。能够对外开放的仅仅是北京湖广会馆、福新会馆（林则徐故居）、台湾会馆（一周只开放一次），其它都是大门紧闭，即使修缮完毕也不开放，如安徽会馆、贵州会馆。

最令我惋惜的是，作为北京会馆之首的安徽会馆，曾经开放过一段时间，后来又关闭了。有一天下午，我慕名来到这里，敲了半天门都没有动静。后来一个环卫工人告知，这里有人值守。于是我再度使劲敲门，敲了大约10分钟，终于开门。开门人很不客气地告知，这里不对外。

在绍兴会馆、南海会馆、浏阳会馆、番禺会馆、酉西会馆、新会会馆等处，我看到的都是会馆外面只有一个区级文物保护的牌匾，会馆里面基本是废墟状态。尤其是康有为居住的南海会馆，我先后去过两次才找到。最后经一个当地的住户告知，那一座孤零零坐落在被刚拆除完毕的建筑工地旁边的建筑就是。不过，这里已经被围挡起来了，不知以后是何种命运。

会馆的文化价值亟待抢救挖掘

其实，北京这些会馆遗存，绝不是什么历史的包袱和城市发展的累赘，需要从更大的层面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和挖掘利用。在这些会馆中，湖广会馆、台湾会馆可谓是保护和利用较好的。

湖广会馆，是北京会馆中不多见的临街建筑。坐落在西城区骡马市大街东口南侧。馆内有乡贤祠、文昌阁、宝善堂、楚畹堂等。这里历史上名人荟萃，热闹非凡。孙中山先后五次莅临，1912年他领导的国民党在此宣告

成立。1997年6月28日，北京湖广会馆全面对外开放。1997年9月6日，北京湖广会馆的新牌子——北京戏曲博物馆宣布成立。从此这座会馆依托戏曲特色和戏曲演出，成为京城百姓中一座响亮的公共文化场所。市民在这里看看古建筑、品味一下当年的北京四大戏楼之一的格局，听听戏曲，也是不错的文化休闲。

而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大江胡同的台湾会馆，1993年恢复为纪念场所。1994年就对外开放，成为在京台胞交流聚会的活动场所。

不过，不是所有的会馆都像湖广会馆、台湾会馆这样的有福气。由于历史原因，北京老城区内的不少会馆，被社会单位或居民长期占用，很多已经沦为大杂院，破旧不堪。现在又建起了商品楼，更多的则成了民居大杂院，时刻面临被拆迁的命运。

其实，北京这些仅存的会馆，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文物价值。每座会馆都有独特的历史传承和很多故事。会馆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它们所蕴含的会馆文化更是包罗万象。北京的会馆不仅带动了商业的积极发展，还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。

如果把这些会馆遗存加以很好地修缮和活化利用，不但能扩大北京公共文化阵地，还可以以历史文化为依托，向公众传递北京历史故事，抒发文化情怀，在此意义上，这些会馆又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储备和集散地。如西城区拟将晋江会馆重新修缮，并变身为林海音文学展示中心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。



主讲人介绍：

赵强，资深出版人、编审、知名时评人。著有杂文集《楞客天下》《出版行旅——总编辑手记》等7种，在100多家媒体刊发近2000篇杂文、评论、散文等。为北京杂文学协会会员，至今仍笔耕不辍。

本版邮箱：
zhoumolvyou@126.com